

生/活/随/笔

樵坪山随想



艾万忠

今夏某日,我驱车一小时又来到樵坪山。山还是那座山,水还是那汪水。眼前这一汪碧水,就像一面镜子,平静如洗。据说平均有七八米深,最深处有二三十米。

清晨,漫步于湖边,鱼儿所游之处,微澜轻漾,阵阵涟漪。有多少鱼儿?有什么样的鱼儿?鱼儿大的究竟有多大?疑惑中,忽见一只白鹭从对岸树丛飞出,时而高,时而低,时而又“消失”于树丛。

湖面上飞来飞去的这只白鹭,“司马昭之心”再明白不过。我驻足观察了好一会儿,期望有“奇迹”出现。但见水面下,鱼儿三五成群视若无物,只管悠悠地游来游去。可奇怪的是,就是没让白鹭的企图得逞。湖上的白鹭,水下的鱼儿,博弈就是个常态,什么时候白鹭能捕捉到鱼儿,也许只有天知道。

湖对岸,是葱郁的树木。这些树木完全把岸上的山体给遮掩住了。但湖水真是给力,硬是把岸上的山体原版成像下来。虽说是倒影,却让我们够不着的山、够不着的树,变得近在咫尺,一目了然。或因湖水成全了山成全了树,湖水的蓝也更加深沉,更加静穆。

山的胸怀水的柔情,平时或许感觉不到,一到关键时刻大家才如梦初醒。去年,也就是这个时候,就是这一湖水,面对天干,视为己任,毅然决然放出一汪碧水。这一个夏天,樵坪山山上山下依旧绿色不减,照样炊烟袅袅。这湖水名叫清水湖。像清水湖这样的湖泊,在樵坪山星罗棋布。清水湖也好,星罗棋布的这湖那湖也好,当它们面对同样的情况,我想都会如此“仗义”。

信步湖边,地里的南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豆角、辣椒、玉米,绿的紫的红的,不时呈现眼前,尽都“硕果累累”。每每见此,那人间“烟火气”扑面而来。

到樵坪山又是仲夏,早已过了采茶时节,可一垄

垄茶树,依旧在这山顶一侧坡上,一行一行均匀整齐地扎根于红土地。茶树色相自是有些陈旧,但仍然是一袭绿色。同样是绿色的竹子,此时与茶树一起,就尤显清新尤显嫩绿。这嫩绿的竹林,不是别的什么竹,全都是些楠竹。一棵棵笔直孤高、一棵紧挨一棵的楠竹,如一面挡风的墙,守护着南面这一坡茶树。像是丈夫呵护着分娩不久的妻子,又像是儿子看护着年迈的母亲。阳光最懂漫步于此的我们,以其力大无比的穿透力,毫不客气,也毫不费力投进竹林。刹那间,竹与竹、光与光,竹与光青白相间,绿荫丛中熠熠生辉。

太阳喷薄欲出之时,大家还都在被窝里没起来。在樵坪山欣赏太阳的美,就只好锁定在傍晚。太阳落山那十几二十分钟,是我们最享受的“黄金一刻”。站在楼顶,红彤彤的太阳漫过云层,越过天际,映得那天边红一层紫一层,直到夜幕完全降临,天边那抹红霞也落进了我们的心。日落日升,周而复始。一座山有一座山的名。柴薪堆积如山,是樵山。又由岩石盖顶,山坡四周陡崖环绕,樵坪山或许由此得名。

一座山有一座山的名气。樵坪山不是五岳,不是黄山不是华山。但这个四周陡崖环绕的山,所产稻谷口感0弹,味道极佳,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,又有三百余亩十余万株红豆杉,至少在重庆可算得上一座“宝山”。一座山有一座山的温度。樵坪山的气温为何要比城里低二三摄氏度?这次再来也才悟到,这几度温差并非海拔决定,而是樵坪山植被所赐。百分之七十的植被覆盖率,樵坪山——妥妥的天然氧吧天然空调。

一山一境界,一隅一情怀。今夏在樵坪山小住几日,早溜湖边,晚看云霞,晚饭后再走走茶山竹林,已是乐此不疲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无线电协会)

诗/绪/纷/飞

茶山三叠



吴向阳

把茶山折叠得规规矩矩的
夹在汉书中风和日丽的那一页
把心收拾得整整齐齐的
茶祖,请受我一拜
请受我用两千年时间冲泡的一盏清茶

我怀揣被我写坏的一首诗来寻你

请赐我清静无为,请删除我的病句
并教我用准确的词句来说说茶的事情
请让我在一叶茶中看遍我的一生

今天,有雾,微风,道旁的花醒了
古书中的茶香就要扑面而来

我独用寺前一株千年茶树
挡住咄咄逼人的暑气

在茶树下饮茶,是对茶的尊重
喝茶而不醉茶,本质上是看不起茶
于是,醉茶,醉山,醉传来的
隐约鸟鸣

把一叶茶放在掌心,阳光照亮
它身上的毫。这沾满阳光的植物
被日月用云雾爱着,被我用文字宠着

茶树负责生长,阳光负责照耀
叶片负责把阳光的重量存下来

这么比喻吧:把泉水冲泡进茶叶里
相当于让茶叶回到千年前的土里
我们顺着一盏茶的方向回去
看茶树们抽枝、发芽、长大

茶树,你生长得慢
但我们不怪你

谢谢这一叶茶,让我猛烈地、温暖地
仔细地爱这个世界

一叶茶中有一个世界
我想看看它里面是否阳光灿烂
(作者单位:重庆出版集团)

小/小/说

乌驹与少年

张辉文

炎炎烈日,高悬在寂寥的当空,光芒似火,倾泻在辽阔的草原。此刻,无垠的草原上,旌旗猎猎,战马嘶嘶!以一条小沟为界的两旁,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黑甲士,一边是无边无际的胡服骑士,大战一触即发。

“恢……”黑色战阵一匹战马的长嘶声,贯入了胡服战阵一位年轻勇士的双耳。

这声音太熟悉了,循声望去,一匹乌黑色的战马正昂着头,紧紧盯着他。他的心“砰”地颤抖了,这不是他日夜思念的乌驹吗?只是,它更雄壮,更彪悍,乌黑的鬃毛随着头部的抖动丝丝飘扬,健壮的四肢不安地踢踏着地面。

四目相视,他们仿佛回到了几年前:广袤无垠的草原上,绿草茵茵,白云朵朵,微风轻拂,蝶翅飞舞,一条小河静静流淌。他是义渠国的一名少年,它是从一出生就一直在他精心照料下的小驹,他们相互陪伴,在如诗如画的草原上,自由自在地成长。

这美好的一切在一个寂静的黄昏被打破了。那一天,父亲告诉他,他们家的马大部分被部落买去了,也包括已经长大的乌驹。他们的部落已归属秦国,这些马是进贡给秦国的战马。

尽管依依不舍,尽管撕心裂肺,他们还是被无情的世事分开了。几年后,他已从一名翩翩少年长成了英俊挺拔的青年。不同的是,他们的部落与秦国重燃战火,他,也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勇士。

只是没想到,他们就这样相遇了,相遇得这样突然,相遇得这样让人心痛。他凝视着它,既有痛苦,也有爱意;它凝视着他,既有依恋,也有不舍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突然,鼓角齐鸣,震耳欲聋。

“杀……”排山倒海的呐喊声响彻草原。

马蹄急骤,战车滚滚,长剑挥舞,弯刀霍霍。尘土飞扬,弥漫了整片草地,旌旗蔽日,遮挡了整片蓝天。这场战斗一直从正午持续到黄昏,地上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,鲜红的血渍浸透了草原。

他手持弯刀,紧跨战马,仍然在麻木地冲杀着,怒吼着,声音已嘶哑,手臂已酸软。但他的余光却基本没有离开过他的乌驹,它仍然载着他的战士在人群里厮杀着,冲锋着。

就在他稍一愣怔的时候,一柄长剑突然斜刺过来,他望着长剑,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,不由自主闭上了双眼。

倏忽之间,一声长嘶,一匹烈马霹雳般冲了过来。他用余光微扫,正是他的乌驹,怒嘶着,乌鬃根根站立,四肢腾空而起,背上不知何时已没有人,骤雨旋风般冲过来挡在他的身前。

“喂!”长剑没有停止速度,刺进了怒冲过来的它的长颈。

“恢……”乌驹再次长嘶,前脚腾空,后脚站立,乌黑的鬃毛在空中飘扬,如血的残阳正好倾泻在它的头顶。“嘭!”重重的一声,它倒在了枯黄的草原上。

不知何时,他的背后再次伸出一柄长剑,直接贯穿他的胸膛,他与它,几乎同时倒了下去。

世界戛然而止,他们四眸相望。

他们仿佛看到了那片日夜思念的草原:蓝蓝的天,白白的云,绿草茵茵,小溪缓缓,野花弥漫着清香,蝴蝶翩翩起舞。他惬意地躺在草原上,它轻吻着大地,一切,自由而安详……

(作者供职于荣昌区文联)

风/物/记

在山水中蕴积



吴沛

临近石桥湖,禅山酒庄就不远了。酒庄背靠娟秀隽永的禅山,更高处则是陡峭的山王洞绝壁,它们属于大娄山脉在武陵境内的支系。进入酒庄,迎面的石壁上,最先跃入眼帘的是由著名书法家任恒权先生书写的“禅山”二字,刚劲端庄,气韵朴拙。酒庄的建筑风格可谓别出心裁,设计者灵心慧慧,气贯南北,思接古今。既有渝东南民居的元素,又摒弃了民居的繁冗芜杂。一色的小青瓦屋顶,房檐跨度大,线条夸张,极富张力,向上的檐线犹如大鹏展翅,似乎要飞入青空,向下的檐线则似鹰隼猎食,近乎要扑向地面。

酒庄内,可谓一步一景,乱蝉箫韵、野泉枕画、洗尘滩等景观,虽然小巧玲珑,但是别具匠心。“蝉鸣云山外,泉流碧玉间”,我头脑中突然蹦出这两句应景的句子。这些星罗棋布的微缩景观,是酒庄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是对酒香的深度演绎。这里的一切,都打上了酒香的烙印,酒香袅娜萦绕,洒染漫漈,或粘附在绿树的枝蔓上,或溶解于花朵的芳菲里。在酒庄徜徉,酒香会涌过来,包裹你,摩挲你,在你耳边低语,穿过你的四肢百骸。

酒庄占地面积40余亩,各类建筑功能分区井然有序,酿酒区、调酒区、储酒区、展览区、民宿区,相互独立,又浑然一体。在这些功能区中,鉴湖楼和牧云洞是酒庄的精彩之笔。牧云洞是酒庄的酒窖,兼有储酒和观赏的功能,客人可以在这里为朋友、亲人或自己封存一坛白酒,点亮诗意的生活,酬酢远方和未来。鉴湖楼则是酒庄的展陈接待区,布局精巧,古朴典雅,这是一个缩小版的酒的国度,在这里,听得见酒的絮语,触摸得到酒的文化,酒的百科和历史逸闻令人大开眼界。

在“野泉枕画”景观平台的露天茶座前,见到了起身迎接过来的龙则河先生。几年前,我与龙则河先生因诗酒结缘,他是中国十大名酒师之一。他说:“一款好酒,人工匠作占三成,自然禀赋占七成。百年乌江酒是南派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,与山西汾酒相映生辉,自成经典,在清香型白酒中独树一帜,这与水质有很大关系,百年乌江的蒸馏用水全部来自深层砂岩泉水,水质甘冽,清甜可口,这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。”

龙先生一席话,让我脑洞大开,原来,百年乌江酒的香型,在业界称为南派清香。我相信,百年乌江更是山水孕育的产物,是粮食与匠心在山光水色中经年累月蕴积的结果。

离开酒庄时,天空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我看到一缕酒香在湖光山色中摇曳,微风牵引着它,云雾缠绕着它,在浩渺时光中舒展着绵绵的韵致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